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Воскресенье 

复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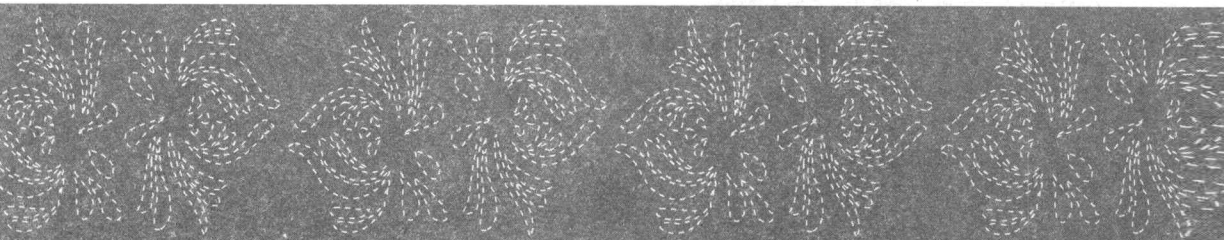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Воскресенье 

复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 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 Л. Н.) 著; 文良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2 /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6-1

I. 复… II. ①托…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191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复活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良 译

主 编: 文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新华书店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4-09386-1/I·1929

定价: 28.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8
第 四 章	12
第 五 章	14
第 六 章	16
第 七 章	18
第 八 章	21
第 九 章	23
第 十 章	27
第十一章	29
第十二章	34
第十三章	38
第十四章	40
第十五章	43
第十六章	46
第十七章	49
第十八章	51
第十九章	53
第二十章	55

第二十一章	58
第二十二章	61
第二十三章	63
第二十四章	69
第二十五章	71
第二十六章	72
第二十七章	76
第二十八章	80
第二十九章	84
第三十章	86
第三十一章	89
第三十二章	91
第三十三章	95
第三十四章	98
第三十五章	101
第三十六章	103
第三十七章	105
第三十八章	108
第三十九章	109
第四十章	112
第四十一章	114
第四十二章	117
第四十三章	119
第四十四章	123
第四十五章	125
第四十六章	130
第四十七章	132
第四十八章	134
第四十九章	137
第五十章	139
第五十一章	142
第五十二章	145
第五十三章	147

第五十四章	149
第五十五章	151
第五十六章	152
第五十七章	154
第五十八章	158
第五十九章	160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164
第 二 章	168
第 三 章	171
第 四 章	173
第 五 章	176
第 六 章	179
第 七 章	183
第 八 章	186
第 九 章	189
第 十 章	194
第十一章	197
第十二章	199
第十三章	201
第十四章	205
第十五章	209
第十六章	213
第十七章	216
第十八章	218
第十九章	220
第二十章	225
第二十一章	227
第二十二章	230

第二十三章	232
第二十四章	235
第二十五章	240
第二十六章	243
第二十七章	245
第二十八章	249
第二十九章	252
第三十章	256
第三十一章	260
第三十二章	262
第三十三章	266
第三十四章	269
第三十五章	273
第三十六章	275
第三十七章	279
第三十八章	283
第三十九章	286
第四十章	290
第四十一章	294
第四十二章	298

第三部

第一章	302
第二章	304
第三章	306
第四章	308
第五章	310
第六章	313
第七章	316
第八章	318

第 九 章	321
第 十 章	323
第十一章	324
第十二章	327
第十三章	330
第十四章	332
第十五章	334
第十六章	335
第十七章	339
第十八章	341
第十九章	343
第二十章	347
第二十一章	349
第二十二章	352
第二十三章	355
第二十四章	358
第二十五章	362
第二十六章	365
第二十七章	368
第二十八章	370

第一部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二十二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第一章

虽然几十万人集居在一块很小的地方，竭力将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糟蹋得不成样子，虽然他们将石块填进土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虽然生出的青草全都除尽，虽然到处弥漫着煤炭与石油的气味，滥伐树木，驱逐所有的鸟兽，然而在这种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太阳炙烤着大地，绿草在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地段，而且由石板缝中向外钻，到处都是一片葱绿。桦树、杨树和稠李树吐出粘湿的芬芳的叶子，椴树上露出

一个个胀裂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像往年春季那样已经在快乐地筑巢，苍蝇被太阳照暖，在墙壁上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鸟儿、昆虫，还有孩子们，全都欢欢喜喜。而人们，尤其是成年人，却一直在哄瞒自己、欺骗他人，使自己和他人遭受折磨。人们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并非这个春光明媚的清晨，也并非上帝为造福所有的生灵而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人间，那种有利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好：人们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却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来控制别人的各种手段。

所以，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并非飞禽走兽和人们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激动和快乐，而是昨天接到的那封编着号码、盖了官印、写明案由的公函，那上边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之前，必须将三个关在监狱里受过审讯的罪犯，一男两女，送进法院受审。两名女犯当中，其中的一个是尤为重要的案犯，应该单独押解送审。于是此刻，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依照那项指令，看守长走进女监那又暗又臭的过廊。紧随其后来到过廊的是个女人，面容憔悴，长着鬈曲的灰发，身穿制服，袖口上镶着饰线，腰束一条镶蓝边的腰带。这是一个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吗？”她问道，和值班的看守长一块儿来到长廊上的一间牢房门口。

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咣啷作响，开了铁锁，打开牢门，立即有一股比长廊中更加恶臭的空气从那里涌了出来。他喊道：“玛丝洛娃，去过堂！”他说完又关上牢门，等了一会儿。

甚至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比较清新的郊野空气，使人精神愉快，这是被风吹到城里来的。但过廊里的空气却充满了伤寒病菌，散发着粪便、焦油与腐烂物的臭味，无论谁一进来都会立即感到心情沮丧和烦闷。女看守尽管已经习惯了闻这种污浊的空气，然而刚由院子中走进来，也免不了有这种感觉。她来到过廊上，突然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欲睡。

牢房中传来一阵忙乱声，那是女人的讲话声与赤脚板走路的声音。

“你快一点儿，我说，玛丝洛娃，别磨磨蹭蹭的！”看守长冲着牢门喝道。大约两分钟之后，一个身量不高、胸脯丰隆的年轻女子大步走出门口，敏捷地扭过身来，在看守长身边站着，她里面穿着白衣和白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长囚服。这女子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子，袜外套着一双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色的头巾，显然有意使几缕卷曲的秀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女子脸上带着长期坐牢的人们那种苍白的面色，令人不禁想起地窖中马铃薯的新芽。她那两只不大但很宽的手和从囚衣的宽大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么白。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苍白的面庞衬托下，她的眸子看起来乌黑发亮，眼皮略微有点儿浮肿，却显得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儿斜。

她站直身子，挺着那丰满的胸脯。

她来到过廊上，稍稍抬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停下脚步，露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模样。

看守长准备关牢门了，谁知有一位没戴头巾的灰头发老太婆由牢门中探出了她那张惨白、严肃、长满皱纹的脸。老太婆起初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然而看守长用牢门抵住老太婆的头推上去，那头就不见了。牢房中传来女人的大笑声。玛丝洛娃也略微笑了笑，回过头去看着牢门上一扇装有铁栅的小窗子。老太婆从里面奔向窗口，哑着嗓子说：

“最重要的是不要跟他们啰嗦，认定一种就行了。”

“不过是盼着有个结局，总之没有比现在这情形更糟的啦。”玛丝洛娃说，摇了摇头。

“那当然，结局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看守长接茬道，现出当长官的人自以为说话特别幽默的神情。“跟我来！”

小窗口中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玛丝洛娃走到长廊中央，疾步跟在看守长后面走去。他们沿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楼，经过比女监气味更难闻、场景更热闹的男监，这里所有门上的小窗口中都有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接着他们来到办公室里，已有两名拿枪的押解兵等着。坐在那里办公的文书将一份烟味很浓的公文交给一名兵士，用手指着女犯说：“接收这名女犯。”

那兵士是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农民，红脸儿，长着麻子。他将公文塞进军大衣的翻袖中，笑嘻嘻地冲着他的同伴，一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打量着那名女犯。两个兵士便带着女犯下了楼，向监狱的大门口走去。大门上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两个兵士带着女犯穿过这道小门，走进院里，然后走出院墙，又从石子铺成的大街中央穿过城市。

车伕、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和文官都站住，好奇地看着这个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瞧，这就是和咱们不同的恶劣行为的下场。”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个女强盗，惟一可以放心的是有兵士跟着她，她如今已经无法再干什么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完了煤炭，在小饭馆中喝足了茶，此刻来到她身边，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满面通红，垂下头去，嘴里喃喃地嘟囔了句什么话。女犯觉得人们的眼光朝自己这边投来，并没有扭过头，只是偷偷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对她的这种注意，令她感到十分快活。这里有春天气息的空气，和监狱里比起来清新多了，这也使她快乐。然而她很久没在石子路上走了，况且又穿着沉重的囚犯棉鞋，因此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看着自己的脚，竭力走得轻一些。女犯经过一家面粉铺，门口有几只鸽子来回踱着，大摇大摆，没人欺负它们。女犯的脚险些踩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它呼啦啦飞起来，振动翅膀，从女犯耳旁飞过，为她带来一阵风。女犯笑了笑，接着想起她眼下的处境，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第二章

这名女犯玛丝洛娃的经历可不寻常。

她是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在乡间跟饲养牲畜的外祖母住在一块儿，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家里干活。那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一年生一个孩子，并且像乡村总会看到的情况一样，孩子受过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却不给这个不想生养的、没有用处的、影响她干活儿的孩子喂奶，他们不久便饿死了。她生下的五个孩子都是这样死去的。他们个个都受过洗礼，而到后来却没有吃到奶水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野合以后生养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原本也是那样的，然而事情真是巧合，那两位老姑娘当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斥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应当把奶油做得带着牛腥气。当时产妇和那白白胖胖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姑娘责骂奶油做得不好，又责骂她们不应当把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放进牲口棚里；她说罢刚想离开，蓦然瞥见了那个孩子，觉得挺惹人怜爱的，便产生了当孩子教母的想法。她真的给小女孩受了洗，事后可怜自己的教女，总是给做母亲的送去牛奶和钱，于是小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那往后就叫她“被救活的女孩”。小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生病去世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于是老姑娘便将小女孩领到自己家里抚养。

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为两个老姑娘带来了不少乐趣。

老姑娘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较为和善，为小姑娘受洗的正是她；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把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教她读书，准备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却说应该把她培养成女工，或出色的丫环，因此她十分严厉，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把小女孩乱骂一通，甚至殴打她。所以小姑娘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下，长大成人的时候，变成半个女工、半个养女。连她的名字都不上不下：既不是卡特卡，也不是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整理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的铜框，煮茶烧菜，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姑娘一起坐着，为她们读书解闷。

有人前来为她提亲，然而她谁都不想嫁，认为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作者一块儿过日子一定很艰苦，她已被地主家里的舒适生活娇宠惯了。

她就这样一直到十六岁。刚过十六岁，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位大学生、阔绰

的公爵，到她们家来了。卡秋莎暗暗地爱上了他，却没有勇气向他表白，甚至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萌生过这种感情。

此后又过了两年，这个侄儿在参战的征途中顺路到姑姑们家里呆了四天，临行的前夕诱奸了卡秋莎，次日塞给她一张面额一百卢布的票子便离开了。他离开那里五个月以后，她才断定自己有了身孕。打那时开始，她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心烦，一味考虑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来临的羞辱。她不仅不愿服侍老姑娘们，凡事应付差事，并且连她自己都没料到，竟然会莫名奇妙地发起火来。她对老处女讲了不少粗鲁的话，而事后又觉得懊悔，因而要求结账辞工。两位老姑娘对她极为不满，便放她走了。由她们家出来以后，她去一位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当使女，然而在那里仅仅呆了三个月，因为那位局长尽管年过半百，却总是纠缠调戏她。有一次逼得非常厉害，她发火了，骂他“混蛋”、“老家伙”，用力推他的胸部，将他推到在地。因为她的粗暴，马上就被解雇了。此时她无法再去找活儿干，因为她快要生产了。她寄居在农村一个寡妇家里，那人是接生婆，兼贩私酒。她生产很顺利，然而接生婆在乡下为一名患病的女人接生过，将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的小男孩不得不送进了育婴堂，听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刚到那里便死了。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的二十七卢布是自己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给的。然而等到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六个卢布。她不会节省，不仅自己用，并且谁来要钱她就给谁。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用，算作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叶钱。为了送走孩子她用去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从那儿借四十卢布买了一头奶牛，此外还有二十卢布零碎花掉了，做了几件衣裳，送了些礼。所以当卡秋莎身体康复时，已经身无分文，必须找份活儿干才行。她到林务官家去找到了活儿。林务官虽然已有妻子，但他几乎和那位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便开始纠缠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然而他比她经验丰富，也更有心机，主要因为他是主子，能够随意支配她，最后还是找机会把她强奸了。林务官的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一回遇到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呆在一间屋里，便跑过来揍她。卡秋莎也不饶人，两人厮打起来，后来这户人家没付给她工钱便将她轰出了家门。

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她姨母家落了脚。姨父是个装订工，过去日子过得还可以，现在却失去了所有的主顾，他便借酒消愁，将弄到手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姨母开了一间小小的洗衣作坊，靠这些来养活孩子，供养贫困的丈夫。姨母提出让玛丝洛娃进她的作坊干活儿。但玛丝洛娃看到姨母那儿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的日子，迟疑不决，就去佣工介绍所找给人家当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干活。她工作才一周，年龄最大并且留小胡子的中学六年级学生便丢掉学业，缠住玛丝洛娃，片刻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把所有的过错

都加在玛丝洛娃头上，把她解雇了。

找不到新活计，但事有凑巧，玛丝洛娃去佣工介绍所，却在那里与一位太太邂逅，手上戴满宝石戒指，浑圆光滑的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位太太得知前来找活儿干的玛丝洛娃的处境之后，便将自己的住址给了她，请她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了她。太太亲切地接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葡萄酒，并派自己的使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到黄昏时分便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来到这屋里，长着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这位老人马上靠着玛丝洛娃坐下，眼里闪闪发光，笑嘻嘻地看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将他招呼到另外一间屋里。玛丝洛娃听到女主人说：“刚刚打乡下来的，鲜嫩得很呢。”此后女主人叫过玛丝洛娃说，他是一位作家，钱多得是，如果她能讨他欢心，他肯定舍得破费。她讨得了作家的欢心，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答应时常同她见面。那笔款子不久便花光了，一部分还清她在姨母家里的生活费，另外一部分买了新衣裙、帽子和缎带。过了几天，作家再次让人来请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提出和她搬到一处独门独户的房子去同居。

玛丝洛娃在作家替她租下的房子里住着，却爱上了同院的一名快乐的堂倌。她主动向作家讲明了这件事，搬到一个更小的单独的房子住下来。堂倌起初同意和她结婚，可后来竟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去了下诺夫哥罗德，显然是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从此落得孑然一人。她原本打算一个人继续住在这所房子里，然而人家不答应。警察所长告诉她，她只有领下黄色执照，接受监督之后，才能单独居住。所以她又来到姨母家。姨母发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便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向她提起当洗衣女工的事，以为如今她的身价高了。对玛丝洛娃而言，是否当洗衣女工的问题她压根没考虑。如今她怀着深切的同情心看着前面几个房子里那些面色惨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女工度过的牢狱般的生活，那儿的窗户无论冬夏一直敞开着，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蒸气中洗熨衣服，有的人已经患了肺病。一想起她也有可能干这样的苦役，她心中就犯怵。正当此时，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且非常困难的时候，一名替妓院物色姑娘的领家碰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了纸烟，然而在她和堂倌相好的后期，还有他抛弃她之后，她又愈来愈喜好喝酒。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仅由于她认为酒味醇美，更多的是由于喝酒能让她忘记她遭受的一切痛楚，使她纵情欢乐，恢复自尊心，而她不喝酒时却做不到这些。倘若不喝酒，她的心情始终沮丧而又羞愧难当。领家招待姨母吃饭，灌醉了玛丝洛娃，向她提出到本城一家最高级的妓院中去当妓女，向她列举处于这种位置的各种好处和优势。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或者处于女仆的卑下位置，肯定逃避不了男人的追求，不得不与人秘密地暂时通奸；或者干脆取得这种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专门进行公开的、为法律所容许的、报酬优厚的、长期的通奸。她选择了后一种。另外，她要以这种方式来报复那个诱奸她的人，报复那个

店伙计，报复所有欺侮过她的人；还有一个条件对她极富诱惑力，成为她拿定最后主意的理由之一，那就是领家告诉她，她喜欢做什么衣裙就可以做什么衣裙，不管是丝绒的、费伊绉的、绸缎的衣服或者裸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全都可以做。玛丝洛娃想像自己穿上一件黄灿灿的绸衫，黑丝绒滚边，裸露肩颈，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交出了自己的公民证。当天晚上领家雇了一辆马车，把她带到了著名的吉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起，玛丝洛娃便开始过上一种常常违背上帝意志与人类道德的罪孽生涯，这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仅获得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许可，并且受到它的保护的生活；而操这种生涯的妇女中，十个有九个最后受着疾病的折磨，未老先衰，早早地死去。

她们午夜狂饮作乐，白昼沉睡不醒。午后两点或三点，她们才无精打采地由脏兮兮的床铺上爬起来，因为饮酒过量而喝碳酸矿泉水，或者喝咖啡，身上只穿罩衫、短上衣或长睡衣，在各个屋子里懒散地走来走去，或者从窗帘后面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彼此吵骂；接着是漱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喷香水，试衣服，为了衣服和鸨母吵嘴，不停地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吃油乎乎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裸露胴体的亮丽的绸衫，进入装饰华丽、灯光通明的大厅。客人纷纷到来，接着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和各种男人通奸，他们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几乎还是孩子的，有糟老头，有单身的，有结了婚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穷困的，有强壮的，有生病的，有酒鬼，有清醒的，有粗鲁的，有柔和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學生，反正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多得是。又是叫喊又是吵闹，打架声掺杂着奏乐声，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亮。只是到了早上她们才能脱身和睡觉。每天都一样，每个星期都这样。时逢周末，她们便乘车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去，那里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的。他们有些时候用正经而严肃的态度，有些时候却丧失了大自然为杜绝犯罪不仅为人类所富有并且连禽兽都有的羞耻心，竟然带着猥亵的嬉笑态度为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并发给她们许可证，准许她们再干上一周她们和合伙者所干的同类罪行。下个周末还是这样。总而言之，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无论是平时还是假日，每天都一样。

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换了两家妓院，住过一次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节之后第八年，当时她二十六岁，干了一件事，因此进了监狱，在监狱中她和杀人犯、盗贼一起过了半年之后，现在被押解出庭受审。

第三章

就在玛丝洛娃跟着押解兵走过许多路，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才走到地方法院那座大厦时，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利·伊凡内奇·聂赫留道夫公爵，曾经诱奸她的那个人，躺在一个高高的、铺着羽绒垫子的、被单已经被揉得很皱的床铺上，身穿洁净的、前襟皱褶熨得平整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正在抽烟。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他在想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和前一天发生过什么事。

他前一天黄昏是在非常阔绰、声名显赫的柯察金家里度过的，人们都认为他肯定会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想起这些，他禁不住叹息一声，扔掉燃尽的烟蒂，准备从银制的烟盒中再抽出一根烟，然而忽然一转念，把两条光溜溜的白腿从床边放下来，用脚找拖鞋。他抓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到丰满的肩上，迈着急速而沉重的脚步，向卧室旁边的漱洗室走去，那里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等气味。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口镶补过很多地方的牙齿，用香味含漱剂漱过口，接着开始上上下下擦洗身子，然后用各种毛巾擦拭干净。他先用香皂洗过手，认真地用刷子刷净长指甲盖，在大理石的大脸盆里洗净他的脸和肥胖的脖子，又进入从卧室开始数的第三间屋子里，那里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淋浴。他在那里用冷水洗过肌肉发达、丰腴、白白净净的胴体，用软毛巾擦干净，接着穿上洁净的、熨得笔挺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如同镜子般发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面，用两把梳子梳理弯曲的小黑胡子与头顶前面已经变得稀少的卷发。他所使用的一切物品，以及他的化妆用品，包括内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讲究、价格最高的品种，高雅、朴实、结实、名贵。聂赫留道夫从十几条领带和胸针里面顺手取了两样，接着把早就刷洗干净摆在椅子上的一身衣裳穿好，这时，他尽管算不上朝气蓬勃，但是也整洁清爽，浑身上下香气扑鼻地进入长方形饭厅。

饭厅中，镶木地板前一天已被三个农民擦得锃亮，上边摆着很大的橡木食器橱，放着一张同样大的、可以活动的大饭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颇有一派庄严气。这张桌子上铺着一块浆得笔挺的、饰有很大家徽的薄薄的桌布，摆着盛满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制咖啡壶、奶糖缸、盛有煮化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烤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一边搁着刚接到的信件、报纸和最新出版的“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世界杂志》）是从一八二九年开始在巴黎印刷发行的文艺与政论的法文杂志，

当时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行)。

聂赫留道夫正想取信看，突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稳步进来一个已过中年、肥胖的女人，身着丧服，头上扎着花边饰带，以此来遮掩她那逐渐变宽的头发的缝隙。她原来是聂赫留道夫母亲的女仆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不久前他母亲在这所房子中死了，现在她就呆在少爷家里当女管家。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在不同的时期跟聂赫留道夫的母亲去国外，呆了大约十个年头，很有点儿贵妇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住在聂赫留道夫家，在德米特利·伊凡内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知道了他。

“早上好，德米特利·伊凡内奇。”

“您好，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有没有新鲜事儿？”聂赫留道夫开玩笑地问道。

“柯察金公爵家送来一封信，也不知道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送来好半天了，此刻还在那里等回信呢。”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啊，等一下。”聂赫留道夫拿过信来说，察觉到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的笑意，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的微笑意味着，那信是公爵小姐写的，拉费娜·彼得洛夫娜认为，聂赫留道夫已经打算和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的微笑的含义，让聂赫留道夫感到不高兴。

“那么我去让她再等一等，”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说，看到桌上用来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错了地方，就捡起来放回老地方，接着缓步离开饭厅。

聂赫留道夫打开阿戈拉菲娜·彼得洛夫娜交给他的那封带香味的信。

里边装着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上边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开始读信：

我既然履行了帮助您记住所有事情的职责，那么为了尽职起见，我必须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去当陪审员，所以您不管怎样也不能像前一天您用平常那种草率的态度所答应过的那样，陪我们与柯罗索夫去看画展了，*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á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 (法语“除非您想向地方法院交纳一笔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花钱买的那匹马的价钱”)，因此您不能按时出庭。前一天您刚离开，我就记起了这件事情。那么您千万别忘了。

公爵小姐玛·柯察金娜

信背面又附了两句：